



弁山堂別集卷九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四

成化二十年正月東廠行事司禮監太監尚銘有罪
黜往南京尋遣官校追械之還將窮治之既而有
旨銘管理東廠不公欺心罔上大肆姦貪賍濫顯著
有壞成法當置之死刑姑從輕處治不必來京仍令
押赴南京守備太監杖之百充淨軍發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荐自直見踈獨擅權勢甘言悅色以釣取
名譽而內肆陰狡賣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

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賄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至是藉其家得資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癸丑吏科都給事中王瑞等奏比東廠太監尚銘有罪已蒙 皇上寘之于法京城內外人大悅臣等以謂不去其黨將來之患未可知也蓋尚銘舊爲太監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太監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且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以損舊治耶臣等又聞榮昔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大衆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無厭用貽數千里之

患卽此二者則其害可知其他隱惡固未易悉數也且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旣黨汪直壞事於前又黨尚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耶京城之人皆言當汪直開西廠之前旣有黑青之異當尚銘入司禮監之後又有地震之異此皆天心仁愛之深意若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則 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朕自有處置 丙申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奏云尚銘旣以賊敗宐追究其通賂之人

蓋內臣犯法既不能免若外臣之趨附者置之不問
內外之勢不均小臣有過尚不可容若大臣之通賂
者舍之不究則輕重之倫全失外臣所以交結內臣
者無非需求於小臣小臣所以奉承大臣者無非剝
削於下民惟察外臣結內臣之姦下民受上官之害
痛加追究庶國法昭明朝綱振肅奏入 上以其無
指名怒甚召各官于朝欲杖之既而意解乃命太監
懷恩數其罪而責之曰銘犯賊罪朝廷已處治矣在
京在外官因銘勢逼及請求者何限爾等言事既無
指實姓名何可混說煩擾且免究治今後有再及銘

事者必罪不宥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
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用刑訊鞫備極慘毒又受其賂金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奇寶其下人悉獲重賂得免死充軍事下都察院
以銘已被罪去宐令鐸與其黨對辨有 旨宗源犯
人命法司問結已免死發遣且銘賊已入官連坐者
其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
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之親幸者
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十倍歲費內帑金鉅萬數年
來府庫殆空諸人暴致富貴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

師人多效慕之一時侈物價貴多於往時不可計料云

二十一年十一月尚寶司丞許瀚道遇太監鄧才護不之避為其從人持杖擊之碎瀚所懸牙牌奏聞才護并從人及瀚俱下錦衣衛獄才護送司禮監發落瀚亦杖三十釋之 丁卯調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于寧夏鎮守寧夏太監簡顛于延綏敬之在延綏也狠愎自用與摠兵官丘嵩都御史呂雯屢爭小忿敬會客坐雯于西坐嵩于下而自據上坐其下有邊剛黃讓者招權納賂所在侵牟商賈不敢至其境雯嘗令

人之市買布不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皆由太監和買而然敬忿然曰和買者豈獨我一人以此積不相能兵部尚書余子俊以其事聞 上以邊臣不和賜敕切責乃調敬于寧夏而以顛代之邊剛黃讓謫戍廣西南丹衛 初鎮守延綏太監韋敬之調寧夏也怨兵部尚書余子俊發其事因奏子俊懷奸擅權以私忿調副摠兵周璽摠兵周玉以私恩保舉摠兵丘嵩事下兵部左侍郎阮勤等具引成案言前事非由子俊 上以帝敬既奏發子俊出入邊將兵部乃引舊事為之遮飾命再議以聞勤等不復敢言仍奏

請遣官推按 上是之時工部侍郎杜謙給事中吳道寧御史鄧庠往勘子俊事命并勘之 十二月甲申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道出興濟縣怒挽船夫不足杖皂隸一人致死又多載私鹽強抑州縣發賣所過輒求索財貨至河南三司鎮守官及王府餽遺甚厚保得銀五千三百餘兩馬三十三疋駱駝一金玉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兩餘各有所得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伏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擅作威福沿途貪

暴致死人命不畏法度免運炭發南海子充淨軍種菜黃鉞等五人撥置害人罪惡尤重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其餘俱杖八十發遵化廠炒鐵是時中官打死人者多不償命後遂以為常雖有言者卒不聽云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十三道御史陳穀等論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李孜省等交結太監梁芳韋興陳喜黷亂朝政芳興喜俱降南京御用監少監閑住九月梁芳辭還原賜和遠官店及永清縣庄田尋逮問芳興喜及謫戍人李孜省等於

錦衣衛獄以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正假造寺觀塔廟府庫賦銀不可勝紀罪大罰輕故也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迴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金銀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魘鎮之術每祠廟皆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不知何人所撰乞令所在官司毀之凡函中所貯皆驗進內府從之時方興喜與太監張軒莫英先後以獻珍珠得寵一時後宮器用以珍寶相尚芳乃益搜訪民間物價騰踊一珠至數

十百金至是交結採供指揮使張紀任義等十餘人皆發遼東鐵嶺開平等衛永遠克軍

御史湯鼐言太監蕭敬李榮曩因彈劾罷黜夤緣復用遂摭拾言者之罪貶竄殆盡致言官皆委靡不振而內外小人益肆奔競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有

旨蕭敬已別用李榮調 孝陵神宮監矣御史姜

洪亦言司禮監太監蕭敬之陰險旣退復用請謫之遠方太監懷恩迥出同輩忠清守法空信任勿疑

旨下所司掌尚寶司事左通政李溥尚寶監奉御姜榮奉天門用寶忿爭崇毆溥至破鼻流血事聞下獄

卷之九十三
上以榮逞克毆辱京朝官甚為不法溥忍辱不言
有玷朝列榮令司禮監杖二十降小火者溥亦冠帶
閑住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
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
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
幼男女無弗見者巡按御史暢亨言弭災二事一曰
減稅利謂溫處二府銀坑歲額課銀二萬二千二百
四十餘兩近來礦脉衰耗比之初年什不及一而太
監張慶歲取耗銀又三千兩皆百姓賣子鬻產以充

其數官司逼近有因而自盡及散為盜賊者乞量為
裁損止因所得多寡徵之二曰除奸弊謂太監張慶
以進貢為名歛百姓財物歲計數萬而所貢之物仍
出民間賣鈔鬻鹽四時饋獻商稅之利錙銖不遺金
玉珍玩奇禽異卉充滿第宅土木人工無時休暇而
又擅作威福濫受詞訟私立行事驚疑人心官吏受
其辱挫軍民被其荼毒乞下慶于理籍其所積以助
經費奏下禮部議令所司行之於是吏戶二部請以
銀課及坑冶官行巡視浙江侍郎彭韶并續差御史
同三司官公議裁省都察院以慶嘗遇赦請徵還京

師以釋民怨 詔銀坑冗員如奏勘處張慶姑令自
陳罪狀以憑處治仍行浙江大小官員各加脩省以
消天變有不加意者罪之

二年二月己酉南京沿江蘆場俱係軍民開墾辦納
糧課及各窰廠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
生沙洲六段縣人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沉江田畝之
數洲與內官監原撥蘆場相隣江東巡檢司舊管工
部蘆場二所亦宜比近瓦屑壩下有廢官房酒樓地
一區石城門外有湖地一所舊嘗收積木料及畜放
水獺老鴉其後事已悉賦居人歲供租銀百五十兩

於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奸人悉以獻于三廠指
為原撥供應之數賜及後差太監張本等受之盡收
其利而歲額租課復責償諸人相承至太監蔣琮不
改成化二十三年 詔書令投獻山場湖蕩地土悉
歸于民縣人相繼奏言下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等覆
按而琮屢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
琮謂以守備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外情用
揭帖而抗 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變
亂成法欲以內臣為言官一罪也妬害大臣妄奏都
御史秦紘二罪也怒河閘官失於迎送而欲奏罷之

三罪也濫批詞狀送各衙門不由通政司四罪也分
差內官于錢糧處所縱其侵漁五罪也按季取受班
匠工銀六罪也收留閑罷都事林時用撥置害人七
罪也官員稍不順承輒查脚色陰加察訪驚疑人心
八罪也妄奏主事周琦管庫欺罔朝廷九罪也保舉
革罷內臣竊 陛下之權使恩歸于已十罪也且今
士夫側耳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
理明正其罪以為懷奸壞事之戒刑部覆奏謂琮處
事乖方以致言官劾奏第所言琮罪必須覆按請移
文南京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官勘處奏報 上

命如議行之

是年十月癸卯南京監察御史姜紹等既劾奏太監
蔣琮罪刑部請移文于南京法司覈實琮上疏自辨
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等罪狀出其黨
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諸人連謀構
陷因條析紹等所言而況及御史劉愷方岳及南京
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宏皆
孜省同鄉奸黨而紹亦江西人以故喬新不詳虛實
附和加叅有 旨行南京并勘而太監郭鏞奉使兩
廣過南京適法司會官於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

方向占種湖田事鑄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鑄還自辨因言錦向違法事多而言官蒙蔽不發請遣官覆按上命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謚錦衣指揮楊綱偕往綰等及琮更相奏愬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其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獻投蘆洲湖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而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詞亦多不實請並

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為穆等所奏止是勘詞無諸人欺狀而琮綰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等重勘歸結於是綰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官云三年司禮監何穆等按覈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及御史姜綰等互奏事狀下都察院會刑部議綰等行事多失有乖風紀琮陳辭累辨誣陷人罪及太監陳祖生鄭強錢能等各因襲受獻洲場之類并侍郎阮勤等擬罪不當有旨御史不顧大體構辭訐奏煩瀆朝廷姜綰劉遜余濬孫紘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

劉愷降二級俱調外任蔣琮等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免問於是六科十三道俱疏論不聽琮小有才言語狂誕為同類所惡上亦厭之每為正言以迎合上意及繼曉李孜省等遇赦琮奏請復治上悅之既守備南京驕恣不法綰等劾之琮支辭深辨勘官亦右綰而抑綰等故綰等落職而不及琮琮尋論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不法事命給事中任倫刑部郎中盛洪等會勘未結琮復奏性潛易卷案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兵部員外郎袁爍罪亦連性性疏辨會南京廣洋衛指揮石文通亦奏琮

開掘聚寶山有傷皇陵王氣及毆死商人占役軍匠侵奪官地私造馬船諸罪八年司禮監太監趙忠等會勘獄具性革職為民琮等逮問所掘聚寶山口令南京守備官填補琮獄成詔姑宥死發孝陵充淨軍種菜初琮訐性時疑二當道者庇之揚言欲舉二家不法事二家恐因文通欲奏琮遂潛令增入開掘事始得正其罪

其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

李自說為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偽弗發愷嘗托鎮守
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姨婿韋
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
戚畹同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
謀於田主鄧璋曰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
可乎璋因與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偽
會 上卽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
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 上
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衆
父成豔之至京爭辨 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

為解令父成馳驛歸會 上命郭鏞祭紀氏先塋且
焚黃監生蔣灝等挾僮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
擬坐友廣戍 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
情乃遣科道官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 詔以
父貴祖旺論斬燻郭鏞本知其偽黨比蔡用欺罔不
言俱當誅姑斥為小火者陸愷致起偽端法尤難宥
但嘗有奉侍 陵寢勞動發茂陵司香韋春老疾免
罪降左少監回京閑住後父貴祖旺竟減死論戍
巡撫雲南都御史王詔等言故鎮守太監王舉不遵
詔例造作奇玩器物額外進貢請以其物之重大難

致如屏風石床之類發本處庫藏收貯金銀器皿鎔
化之與寶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戶工二部備
用寄養象隻堪充儀衛者解京不堪者付與近邊土
官令出馬以給驛遞有 旨悉解送來京

弘治十年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奏八事內禁傳奉
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乳保為之傳陞指揮
以周玉李恕僕隸廝役為之令陞官職名器之濫莫
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黜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
心召集道流以黃白脩煉之術丹藥符錄之伎雜進
竝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太監廣有大

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
太子立寄子壇之名而有煖疏之說三撥置皇親希
要恩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侍門大肆姦
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禱皆稱廣為教主主
人而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
七畿甸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琬戶為名侵奪土地幾
至激變良民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
其利以致遠方之民傾蕩家產他如近而駙馬貴戚
事之如父外而摠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之于法以
為後戒時御史張縉等亦以為言俱報聞十一年十

月太監李廣自殺刑科都給事中張朝用等御史丘天祐等言廣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茲幸罪惡貫盈自速其死朝野聞之罔不稱快然廣所餘金帛何啻千萬要皆夤緣嗜進之徒多方餽送者此而不懲何以示戒乞拘廣親信任事之人責取簿籍付之法司鞫問明白從實具奏仍將夤緣得進者奪官褫爵以清仕路有 旨奔兢交結者仍令科道官指名以聞司設監太監蔡昭為故太監李廣請祠額塋祭 旨已許矣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言廣之死罪惡貫盈萬口稱快皆謂其欺罔之情賍濫之跡悉已敗露 聖心

昭鑒必正其罪而乃賜之塋祭又予祠額是使欺罔賊濫之人與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 聖德下拂人心其于國典政體干礙非細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是月有中使至其舍得簿籍以聞皆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若干石白米若干石 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豈足以容是米哉左右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行賂者避人知故為隱語耳 上震怒言者不得籍乃風聞以疏上未卽施行於是吏部員外郎張綵疏謂如遼東鎮守等濫殺貢夷冒賞此不赦罪也事已勘明而 陛下乃寬

容之太監汪直梁芳等撓亂國典熒惑 聖心脫死
幸矣久擯不用而 陛下復召還之廣平日招權納
賄致 陛下受奸諛蠹惑之名而不自知軍民罹貪
殘剝削之苦而無所愬今縱不追戮其罪豈可併置
其惡黨於度外而漫不懲戒乎伏望斷自 聖心凡
營求餽遺多者大臣致仕小臣罷黜戶科左給事中
盧睿復請籍李廣家財助脩坤寧宮黃綠取回者與
前太監梁芳韋興汪直陳喜卽賜屏斥俱下所司尋
下廣入賂奸黨錦衣指揮周玉樂工劉實等四人於
錦衣衛獄十一月都給事中張朝御史丘天祐等奉

旨疏上交結李廣之人武臣則保國公朱暉恭順
侯吳鑑豐城侯李璽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寧晉
伯劉福都督孫貴副摠兵朱瑾文臣如吏部尚書屠
瀟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
部尚書徐貫禮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彞工
部侍郎史琳林鳳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
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禮通政司左叅議姜清太常寺
卿崔志端李溫少卿李傑寺丞王福廣大僕寺少卿
楊瑛河南左叅政張叔右叅政李瓚山東右叅政謝
文按察使趙鶴齡副使曰滄鄧光輔雖賄賂有多寡

交納有淺深然皆心術奸邪縱跡詭秘吮靡舐痔何
所不為婢膝奴顏無復羞耻乞賜罷斥仍乞敕司禮
監發下賄簿容法司逐一查究得 旨干礙人衆且
無指陳實跡命仍舊供職簿籍亦不必追究按此小
說中所載月影中壽寧侯門有轎十三乘蓋籍侯以
解者也於是尚書周經言廣已死故科道敢於肆擊
死虎以誣陷臣使廣若在臣縱奔兢彼亦退縮如畏
虎敢狂吠哉又乞下法司將廣家人嚴鞫及查簿籍
曾有臣姓名但有寸金尺帛卽係交結將臣斬首市
朝以為奔兢無耻之戒尚書瀟亦乞查簿籍有臣姓

名卽凌遲處死以謝言官俱下所司禮科給事中涂
旦等兵科給事中王鎮翰林檢討劉瑞復論王越黨
李廣乞特罷斥監察御史胡獻又謂李廣雖死簿籍
猶存越及屠瀟李蕙皆以賄廣得用身為大臣率衆
為奸宄先正其罪然後次第行罰禮科給事中吳仕
偉請悉罷鎮守內臣俱不聽是月南京科道官復論
劾王越屠瀟周經徐瓊王宗燹史琳林鳳李溫崔志
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鴻臚寺侍郎賈斌都御
史錢鉞陳瑗劉憲太常少卿布自雲太僕寺卿宋琮
大理寺丞劉憲光祿寺少卿趙珖順天府丞簡琦南

京戶部侍郎鄭紀太常寺卿呂憲通政徐說少卿魏
富祭酒劉震太常寺丞黃輔政交通不職請斥之俱
不聽

先是編修羅玘言近者科道官劾奏内外文武臣僚
賄結故太監李廣以求榮進極其醜惡但其間有部
寺之尊將相之寄自天下四夷望之必以爲丙魏姚
宋方召衛霍凜然恒有畏懼之心而不敢慢易竊發
者以此而已今一旦指其名而暴其惡則將以謂我
堂堂天朝且然雖有丙魏姚宋方召衛霍彼亦不復
信矣此大可憂也又凡人之情窘迫窮急苟可以免

其一時之禍於凡貴戚之家近習之門鑽刺乞哀何
所不至將有甚于前日求李廣者是閉一門又開一
門塞一穴又開一穴死一李廣又生數李廣此亦可
慮也欲望曲全免言官指各惟降旨密諭之使各自
稱疾引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
以他事黜其尤甚者數十人陽若不知陰實加譴如
其頑然不動遂以正典刑焉此內消之說也南京給
事中楊廉御史洪遠等奏謂太監李廣平日贓物詎
萬簿籍尚存姓名可考欲一一究竟其事明正其罪
伏聞 陛下初欲行之旣而中止豈因編修羅玘有

不必查究之說而左右之人又從而傳會之與邇來羣奸肆志中外交通忠直之士欲發之而未得其路以為無左驗恐不足以取信於陛下也今幸而李廣自死又有簿籍可証蓋祖宗在天之靈持此而告陛下也若復縱而不治豈不坐失事機况白米黃米之隱語已譁然于中外而某官某人之饋送想亦昭然於聖心在國法既所難容於事體亦豈可已但其倡為不必查究冀存大體之說乃譎諛側媚之徒自以此為邀結姦邪之地耳因乞罷玘官斥歸田里并劾屠瀟白昂為奸邪魁首詔已奉處分勿論

史言玘嘗為太監蕭敬門館敬庇之未可知也都察院覆府部會疏言故太監廣招權納賄贓物累鉅萬計庄田鹽貨尤多乞籍其所有盡沒于官不聽

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工科給事中張文奏近日太監李興有燈節烟火之請伏蒙皇上參酌舊典以三分為率命減去分半興復改奏止減一分夫以李興導慾獻諛為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一爭之臣不知其何以為心况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百出民力告竭虜患雖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為變兩廣猺獞之貽

患荆襄流民之嘯聚雖以江西腹裏之地而強盜白晝公行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可以恣宴樂乎臣請今次上元鼇山烟火及百官筵宴乞停免以其費給軍餉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心在憂民足國而不在于崇侈縱慾則人心安于內夷狄畏于外百官象於朝子孫法于後是樽節于一身者甚微而恩及于天下四方者甚大空過于一時者甚小而培養于天下後世者甚遠也工部覆奏命仍減半成造

十四年正月辛巳時司設監奏改造龍毯素毯一百

四件工部覆奏謂此毯雖一事然所用羊毛則取之山陝綿紗等料則取之河南毯匠則取之蘇松成造則擬式于南京動經數載勞費百端乞特賜停止以恤民困不然亦請俟邊事寧息民力少蘇議之有旨令陸續成造壬午司設監奏本監造作工數多而軍民匠逃絕者衆乞照兵仗局收充幼匠事例選用軍民之家諳曉匠藝壯丁二千名應役工部議謂兵仗局所造者軍器可權宜招收幼匠以濟急務司設監所造者止床帳轎乘等常事不宜引以為例請行停止有旨令收充一千名應役

四月甲申先是內使劉雄過儀真知縣徐淮不以時
供應雄怒棄閔文渡江愬諸守備太監傅容奏其事
命械繫淮付錦衣衛拷鞠之時給事中許天賜監察
御史馮允中皆上疏請宥淮而六科十三道亦繼以
為言皆不允刑部擬淮贖杖還職命免贖對品調除
邊方

閏七月御用監王瑞等齎送玄武神像之武當山奏
帶隨行官舍勇士人匠八十餘人及用黃馬快舡六
十餘艘給事中寧舉監察御史顧潛等交章諫止不
允吏部尚書倪岳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之尤力

上曰卿等所言具見忠愛但事既舉行難以中止差
去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人已有敕嚴加戒諭
矣

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監太監金輔楊雄樊清奉命送
涇王之國長史張顯范兆祥承奉韋瑢張賢等沿途
多所征索驛官不勝榜笞至有自溺死者行及天津
減曳黃舡夫百人責令納錢而瑢及顯等皆自增夫
數散各舡者競繫掠索錢二人被杖而死其家各訴
于輔輔集訊舟人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儀
衛正張璠卽以擅執王府從人稱令旨差校尉擒捕

三衛官指揮賀勇等懼而閉門遂三日不朝黃舡留
 六日而發殿後者復羣掠柴市居民貨物時輔鼓吹
 先行瑤等以輔受賂專制撥夫譖于王王與輔由是
 遂有言輔奏顯瑤等貪暴王惑其言不可禁王亦奏
 輔始至府即由中門入讀 詔踞慢在途專擅欺侮
 前後各數疏而東廠緝事者亦發李順等繫死役夫
 之事有 旨捕順等至京考治遣工科右給事中周
 璽刑部郎中毛實往按之得輔取魚不獻鼓吹先行
 二事及瑤賢顯兆祥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
 王止令如例蓋上體 聖明節用愛人之心下防左

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實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
 掩飾蒙蔽之過且瑤嘗阻輔啓請于王前稱呼爾我
 其縱肆可知請重治其罪命錦衣衛逮繫瑤等至京
 鞫治之輔等俟至京日令司禮監奏請處置指揮賀
 勇等二十八人滄州吏目韓天爵等及軍餘三十八
 人俱連逮坐罪有差

九月降右少監劉恭官三級仍分守遼陽恭在遼陽
 私役軍餘千餘人占種官地三百餘畝贓以千計為
 都御史陳瑤所劾下巡按監察御史勘之會虜寇東
 州大肆殺掠恭等失於防禦御史復請罪之俱下勘

事給事中鍾渤郎中王益謙覆覈逮問有旨罷其
分守而恭復自疏乞留乃有是命於是兵部及科道
各論其貪墨之罪乞罷黜且言東州之敗摠兵孫文
毅已坐死罪恭不宐獨免不聽

十六年九月鎮守遼東太監梁玘與巡撫都御史韓
重相訐奏有旨逮問後勘官覈實奏報重改巡撫
湖廣而玘累稱病不結正至是復乞寬假得旨梁
玘既久病免逮問降三級送長陵司香

其年十月先是內官監太監龍綬以供應段疋缺乏
請支兩淮鹽價以給織造命支三萬兩戶部覆議奏

運司鹽課為邊儲救荒而設祖宗之時鹽法最嚴
未嘗輕用近以織造支給數多特從廷議命再不許
奏乞鹽價織造行之未久邊難更改乞仍舊停止從
之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三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中官考五

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崩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下獄初上以禱雨齋戒偶感風寒命瑜與太醫院議方藥瑜私與文泰廷和不請診視輒用藥以進繼與欽及院判方叔和醫士徐吳等進藥皆與證乖 先帝遂彌留中外痛恨至是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懋等并科道等官上疏請正其罪令旨命錦衣衛執瑜等送都察

院會官鞫之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會同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以張瑜等獄上謂瑜嘗奉命修理藥料與劉文泰及有叅議丘鈺假市藥侵盜官錢及纂修本草又荐文泰及高廷和同事並緣爲姦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微幸成功施欽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繼診視俱醫不對症擬瑜及文泰廷和諸司官與內官交結作弊而扶同奏者律各斬欽等罪各有差有旨瑜等論決欽叔和革職閑任鈺追贖五百兩并旻發爲民史謂大臣有陰厚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依交結內官

律其後瑜等遂得以爲解脫之地識者恨之

十月御史高良弼言太監苗達受命監督戎務而輒賜欺罔奏與御史劉淮親冒矢石斬獲首級是何異指鹿爲馬耶且邊民被虜破產蕩業哭聲震天僵屍蔽野不能發一矢以雪其憤徒閉城自守自損國威甚矣乞梟達首於邊以快將士之心以示欺罔之戒上以其語言狂悖宜執問姑宥之

十一月命太監韋興往太和山司香兼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科道官周璽曹來旬等各䟽語初革天下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今詔墨未乾弊端復作何以

全大信於天下因䟽興罪惡乞賜斥逐併劾取回太監齊玄指以煉丹為名糜費帑藏乞寘於法興即成化末與梁芳等亂政者也兵部尚書劉大夏亦言與於成化年間引用儉邪進用竒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今泰陵之土未乾而姦邪之黨復進恐於聖孝不為無損乞如給事御史言將興斥退俱不聽

正德元年巡撫真定都御史王璟請革皇莊未有俞旨其在真定等府寧鄉等縣者太監夏綬請歲加常場之稅又欲勿聽小民爭訟其在永清隆平等縣

者少監傅琢等請遣官履畝覆實以便管理小河之在寧晉莊前太監張峻等又欲稅往來客貨皆從之時又以莊田之故齎駕帖逮捕民魯堂等二百餘人璟及科道官極言其不便戶部會官集議請悉予小民再議上有旨卿等意在為國為民所言良是但朕奉順慈闈事非得已管莊各留內官一人校尉十人餘悉召還子粒如擬徵銀不許分毫多取沿途往來厨傳俱止勿給敢有仍前生事為民害者巡按御史其實以聞當議上時大學士劉健等亦言管莊內官假托威勢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踰常額况所領

官校如餓豺狼甚為民害以致蕩家鬻產兒女怨聲
動地逃移滿路京畿內外盜賊縱橫亦由於此且使
利歸群小怨歸朝廷事極勢窮變生不測所以群臣
合辭奏請伏乞俯從不報

大學士劉健等復言政令十失內言內府僉書守門
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 旨減革者不無一
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於麟龍玉帶濫
賞無筭章興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
一則黃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
遷延至今未正典刑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

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筭竟爾不行
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輾轉推延至今不與皆
關內臣者報聞又科道官張文李鉞等論劾太監高
鳳恃寵弄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景清固欲買補
單退殘塩李興歲興功後寧瑾虛費錢糧苗達占愴
地主覬幸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報聞

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為
泛常傾耳於太監丘聚魏彬馬永成之流而正人君
子則憚於覲面恣意於馳射釣獵之樂而國政聖學

則怠於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如聚等數其誤國之罪告之於先帝罪之弗赦其司禮太監陳寬李榮等受先帝之重托而高鳳黃偉尤青宮舊臣坐視顛危宜通加罷斥報聞

吏部主事孫盤應詔言庶政之弊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閫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爲外夷竊笑况未必然乎今各邊鎮守分守監鎗諸內臣托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爲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爲爪牙或抑買弓絃纓子而撻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

役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歛侵剝勢若虎狼武職籍以寅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剩羸卒當之故不能勇鬪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勢挾貴者攘之而有甚者跡未離于京師名已登於奏牘使沒者啣冤被創者抱病歆兵威之震邊鄙之寧得乎乞盡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盡行革去下兵部覆請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其寧廣寧之監鎗山海龍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皆所當革其奏帶頭目通行嚴禁不

許踰數 旨不許南京科道言北虜寇邊太監苗達等無功冒賞使夷狄益輕中國大學士劉健等累疏留中不報而太監高鳳李榮納賄招權顛倒國是將使老臣不安其位乞追奪達者賞裁抑鳳等報聞都給事中張文等請裁內臣冗員謂如劉杲吳祺常雋段循趙忠蕪督倉場溫祥范亨徐智王岳駮至司禮余慶黃準黃忠劉雲同守南京牛宣督馬房馬永成調軍營福建鄧榮以安靜取回山西陳達以貪酷留鎮乞通查省以遵 明詔請肅京儲謂京通倉提督太監蔡用等欲將已革驥夫固基各色財物仍追收

備奏蒙俞允歲計銀七萬四千兩乞置之法以爲奸貪壞事者之戒有 旨切責仍奪三月俸

御用監太監張永奏求已故太監吳忠辭退七里海等處莊田戶部言其違禁當究治 詔仍令永管業

六科十三道言太監崔累等以織造奏討引鹽假公售私貪求無厭利歸於己害歸於上乞賜裁革有

旨切責其奏擾於是大學士劉健等上言 皇上首

頒 明詔分布大臣清理天下弊端柰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既塞蠹財之孔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 旨不惟負 先帝顧托

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勅決不敢撰寫况
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
為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
之人因而附益則鹽法之壞尤甚于前清理之官殆
為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
以應之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
造則供應不乏鹽法可行於是五府九卿及科道皆
言之 上猶持全予意於日講罷召律等至煖閣問
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
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

可全與律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 上曰既與半價
何不全與引鹽律等曰戶部亦為 朝廷節用耳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以引鹽與之不
亦兩便律等曰價銀不若鹽引之費大 上曰何故
大學士李東陽對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便夾
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 鹽不行 上曰若夾帶
事覺朝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對曰此輩一得 明
旨即於舡首揭黃旗書 欽賜皇鹽字樣勢燄烜赫
州縣驛遞官酬應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灶戶雖
凌霍萬狀誰敢訴冤所以不若禁之於是律等亦共

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什
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
知之已而曰此事務要全行律等對曰容至閣再議
退而上疏復力爭且求罷 上始曰昨聞卿等面奏
今復覽奏朕心已悟引益支十之五餘議與價銀
南京十三道言知府獻諛而荐尚書御史進誦而保
太監甚者都御史柳應辰為太監劉瑯保留江西叅
政王綸為太監董讓旌舉士習大壞有傷國體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乞休許之先是律遷與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

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
永等蠱惑 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會九卿
衙門戶部尚書韓文等亦上章請誅瑾等司禮監太
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
房閑住之意律等以為處之未盡皆厲聲曰 先帝
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幸若
此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于地下寬等乃辭去其意
尚未決而王岳者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
徐智皆恨瑾等姦將請於上有所處律等方約文與
九卿伏闕面諍而岳從中應之會吏部尚書焦芳泄

其謀於八人者以瑾尤巧佞狠戾敢為惡環 上而
泣 上心動而瑾遂入司禮矣是夜遂入傳 旨榜
咎岳亨智於南門遣之南行質明東陽遷及文等方
伏闕聞之健東陽遷即日疏辭皆報可而東陽獨留
史謂請誅瑾等疏實出東陽筆第太監陳寬等至閣
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為事不由之故獨留而
人亦幸其留也瑾既入司禮丘聚遂領東廠張永把
總神機營兼提 十二營魏彬總三千營遣人追王
岳范亨至臨清殺之惟徐智幸免焦芳蕪文淵閣大
學士與左侍郎王鏊俱入內閣其月南京十三道御

史陸崑等論劾太監馬永成魏彬傅興羅祥谷大用
蒙蔽左右游宴無度以致上干天和災異疊見內閣
部院大臣受顧命之托者所以弘濟艱難隨事匡救
言之不聽尤須伏闕死諍以悟 聖心顧乃怠緩悅
從間有論諫亦多異順退託其如 先帝付托天下
屬望何哉乞勅內閣部院會司禮監通查嬖倖馬永
成等盡行屏斥以絕禍端蓋未知事之變也

李夢陽秘錄云初 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犬
馬鷹兔舞唱角觝漸棄故舊罔親萬機時號八席而
改敏王偉雖舊閣以端懿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

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與屬吏言輒淚數行下以闔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首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

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官閣也副屬而無阿頗亦惡其闔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入上於是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門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弟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公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

君憂國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一一語荅李榮面詰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言曰疏侷矣 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膏然而退蓋是時諸閣者窘業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尔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頭有鉄裹之耶而敢

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范亨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矣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洶洶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搶首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磔餒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 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 上狗馬鷹犬岳嘗買獻之否今獨咎奴儕既而益伏地痛哭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何損於萬幾

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召瑾入司禮監比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劉嘗推案哭謝亦疊疊訾訾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二年巡撫甘肅都御史曹元言分守涼州太監張昭自謂奉旨於境內取土豹并諸野味以時入獻近又謂內侍傳旨催促令守備官領兵出境採辦山永等處達賊不時出沒萬一遇警所係不細乞即停止上不聽仍責鎮巡等官依時採取野味造辦如先年例土豹捕二三十隻以漸遣人進獻

奪故永平大長公主第為酒醋麪局外廠時署局事太監請之也魁等訪得其弟匿以為指揮李慶故賜宅今已廢矣公主孫梅具其事且言公主遺像及鳳床班劍等物皆在詔給價銀一千二百兩

太監李榮傳旨邊關隘口等處切近京師舊設守備內臣仍添補凡十二處又傳旨以舍人魏英張容張寰谷大玘馬山為錦衣衛世襲百戶太監彬永大用永成第也先是大學士劉健等之致仕也給事中呂翀劉范上疏乞留之南京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復傳示諸司兵部尚

書林瀚聞而歎息於是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御史薄
彥微等具奏言健遷先廟元老不宜輕去又言

上晏朝廢學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驅馳射獵
等事上大怒逮銑杖之闕下勒為民事連承慶停
半祿閒任瀚珩俱降三級致事兵部主事王守仁江
西清軍御史王良臣各救之瑾矯旨下鎮撫司訊
具獄良臣杖三十闕下為民守仁杖三十謫貴州龍
場驛丞

瑾矯旨柳尚寶司卿崔璿湖廣副使姚祥於長安
左右門外工部郎中張璋於張家灣俱以違例乘轎

為東廠所發也柳巡按隆慶御史王時中於都察院
門外以酷刻亦為東廠發也璿等以大學士李東陽
等疏時中以左都御史劉宇疏濱死而後釋之各坐
謫戍復矯旨以南京御史潘鏗阿附王岳斥為民
史謂瑾每構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
奏請省決上每日吾用爾何為而乃一一煩朕耶
宜亟去自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惟意裁決
上多不知之矣

勅諭文武群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
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

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
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盤黃昭檢
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
翀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
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
王蕃葛浩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
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
廷聲劉玉遁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
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扇動
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後漸跡彰露彼

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致之情若自饋則公
譴謫之典其勅內未罪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
追悔難及夫人臣以忠敬為本不聞以阿附為榮朕
不明言暴白群臣何以知悉邇來朕一遵 祖宗成
憲申明舊章除宿弊汰冗官欲臻治理爾文武群臣
尚惟清白一心恪恭乃職必以光明正大為期必以
黨比阿附為戒且如張懋等凡遇會奏論列並無片
言隨人符同輒聽詭計列銜而行朕皆爾釋以後毋
蹈覆轍自貽累辱國有昭典朕不輕貸故諭史謂是
日早朝罷傳宣群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勅授鴻

臚宣讀之其文乃瑾私人屬筆或曰焦芳為之
 太監李榮傳 旨以錦衣衛百戶姚景祥小旗張錦
 皆王岳黨於朝堂杖之四十戍邊兵部擬肅州衛持
 批改遼東鐵嶺衛錦遂死于獄榮復傳 旨王岳黨
 官校王縉郭仁張欽羅錦薛鑑沈銳劉雄朱綬董安
 俱戍邊

監察御史馬允中刷卷南京叅寃指揮張瀚等瀚伺
 其枉道回家發之守備太監鄭強奏聞逮下錦衣獄
 拷訊獄具命司禮監官監杖三十發為民
 命致仕禮部司務孫聰聰改注贄晝鎮守太同太監

侯能軍務聰瑾之妹夫也能及巡撫崔巖會薦之得
 起用

瑾傳 旨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駿由光祿寺
 卿陞禮部尚書周惠疇由尚寶司丞陞光祿寺卿楊
 立由大理寺評事陞太僕寺卿高岱全泰由評寺陞
 鴻臚寺左少卿華英由鴻臚寺丞陞光祿寺少卿朱
 天麟由中書舍人陞太常寺丞高榮由舍人陞尚寶
 司丞王杲等十一人由序班陞中書舍人黃璽等三
 人由書辦官陞序班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欲裁抑
 纂修官以謄寫不謹得譴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

改膳至是膳畢進呈乃皆超進官秩裝黃匠役寶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若張暉之陞光祿少卿儒士姚瓏之授序班又不與膳寫者也

三年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負浙江右叅政梁澤等致仕江西右布政使李韶等閒住都勻知府黎臣為民得免矣劉瑾忽附批翰林院學士吳儼帷幙不脩令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着為民後有托病請假及丁憂違限不起復者通奏懲治儼以瑾索賂不應故也

瑾命知府及內外官五品皆推二員聽點用又奏各邊開中商人必驗殷實之家方許報納批爛者照數追償仍枷號治罪及經收之人州縣解納者如之其堦攬者謫戍及邊至於馬匹不許濫收不堪以致羸損鎮巡官常加巡視諸鎮年終扣筭造冊解部照刷每年春夏復着科道官查盤點視若互相容隱一體重治仍差人緝紡及先行榜諭禁約事下兵部議覆報可

工部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自刎死於淮安舟中借貸於淮安知府趙俊賂賂塗不得故也俊逮繫論罷給事中郟夔奉覈榆林功自經於

公署

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張或劉子厲以查盤錢糧後先忤瑾意下獄奎或枷項警衆且死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救之始釋為民希曾子厲杖三十亦為民西廠大監谷六用遣邏卒四出刺訪江西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於端午兢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徧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冀免其禍自是人不敢帖席矣大用又請訪求西倉兒騶馬實其監兵部覆請差官至其地諭之

鎮守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州縣官員賢能且擬陞調其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等駁論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保官員令巡按官察實以聞按是時惟有此一舉尚近法耳

六月壬辰午下朝後御道遺匿名文籍者侍班御史奏之司禮監隨傳旨面加詰問諸司官皆跪於丹墀午後執後班官三百餘員通送鎮撫司究問次日大學士李東陽等救解始釋之

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拜伏既起御史堦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

衛查既而劉瑾傳 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
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巳刻劉瑾立門東翰林院官就
東跪訴內監事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
御史甯杲訴於瑾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
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爾每
把朝廷事件件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 太祖法
度尔每不曾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
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公偉曰凡朝四品以上
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
虧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公又

曰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首稿瑾已知此
事若非黃公不惟擾害不知搜出何等無端事件為
禍不淺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搜
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
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
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
明白具奏皆入留太監李公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
倒衆內使擲下水灰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瑾出李
曰你們却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
李公私宅間住黃公南京間住申刻 旨出都拿送

錦衣衛追寃進士陸伸昏迷擡至錦衣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死都人洶洶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為命軍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廣東按察僉事方良永服闋赴部違限僅三月吏部請補信陽兵備缺是缺弘治間所添設者也劉瑾矯旨責吏部夤緣作弊且謂新添官職既議革矣而良永何乃營補選補遂勒令致仕

上諭鍾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太監劉瑾奏兩淮運司商人杜成等各名下革支鹽引百六十萬引堆放在庫乞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見數變賣銀兩解京送庫戶部議覆有旨許之仍限三日起程太監劉瑾傳旨改惜薪司外廠為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為內辦事廠時既立西廠以谷大用領之瑾又立內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比東西二廠尤為酷烈中人以微法徃徃無得全者市井遊食無業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

餘人集於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分必死欲
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瑾又令寡婦盡嫁及停喪未
葬者盡焚棄之京師聞然瑾恐有變乃罪其首倡言
者一人以安衆心皆立內厰後事也

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查盤錢糧巡撫等官
止是督理不嚴請寬追賠或罷斥不用瑾矯 旨謂
糧草國家重務巡撫總理等官委托非輕既治邊無
方以致浥爛糠粃百有餘萬及事發坐罪倉官小民
監追至何以賠償且巡撫加以叅贊總督等名尤難
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等之不職王

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
知叩闈尤有不能盡舉者不治何為史謂東陽等所
奏及糧餉而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可駭也尋追稔
任遺失文冊罰原任尚書韓文米千石輸大同倉侍
郎張縉五百石輸宣府倉再矯 旨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雍泰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馬文升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
劉大夏禮科右給事中趙士賢貴州道監察御史張
津俱為民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廣西道御史陳
順等五十六人俱輸米三百石於邊先至者減三之

一死戍者免之以嘗薦及用雍泰故也以上官岑猛
叛事逮故原任尚書劉大夏潘蕃伏羌伯毛銳等至
京大夏蕃永茂肅州衛銳革太子太傅并祿米五百
石四年勒大學士劉健謝遷俱為民禮科給事中魯
大顯降浙江布政司照磨御史劉金降桃源縣丞仍
各杖二十以查盤忤瑾意也

四年太監劉瑾請於陝西興平縣馬嵬鎮建義勇武
安王廟賜額忠義今有司歲供祀事仍乞頒勅防護
立碑鑄祭器房屋之數以禁侵盜 制可瑾擅權得
志納賂既多於京師朝陽門外斥地數百頃創建玄

明宮土木之費至以數十鉅萬計而馬嵬鎮則其家
所在又立此廟蓋欲侈大鄉閭誇詡榮寵也

命給事中張禴段豸胡珥王翊監察御史房瀛沙鵬
復改戶部郎中胡文璧張諾馮顯刑部郎中朱塗張
禴劉祥陸棟兵部員外郎屠奎為御史查盤兩直隸
各省錢糧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
各歛銀賂之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貸於京師富豪
復任之日取官庫所貯賠償之其名曰京債上下交
征恬不為異時張絲聞而言之瑾不自安謀差官查
盤蓋欲掩其蹟也

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具儀以出差多歛金帛賂瑾瑾發之照貪例為民

以朝陽關外插行廠地給付玄明宮初瑾奏請作宮奉玄帝祝延 聖壽 上既賜之額而瑾復請猶行廠空地供奉香火 上復許之仍命工部履畝定價以聞即請咨戶部蠲其常稅民間墳墓責令遷改蓋所謂猶行廠者止據傳聞工部亦無冊籍可攷軍民廬於內久已為業從便營葬者亦無慮千家自是民皆他徙其所葬骸骨力能徙葬者亡幾餘皆發毀暴露寃號之聲沸於郭外

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請徵其稅 旨以宣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以內官監太監畢真代之

陝西鎮守太監廖堂及叅隨副千戶廖鵬擒斬回賊百三十四人功堂加歲祿十二石鵬陞指揮僉事蓋妄殺也

鎮守浙江太監劉璟奏巡按御史史鑑期滿當代願更畱一年不許史謂鑑出入由璟後門故也及鑑歸璟厚有所贈士論鄙之

實錄成以擴充政務擬陞調翰林院侍講吳一鵬于

南京刑部侍讀徐穆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兵部汪俊于南京工部俱負外郎編修賈詠李廷相于兵部溫仁和于戶部劉龍于禮部翟鑾于刑部崔銑于南京吏部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部汪偉穆孔暉于南京禮部易舒誥于南京戶部俱主事編修董玘為安成知縣次日復改玘刑部主事始瑾惡翰林之慢已每與張綵謀欲調之外任綵不可至是瑾復持之綵為講解意已平而焦芳父子及段昇輩謂可乘此擠其素有讎嫌者乃以名投瑾從吏成之

內官監太監楊鎮齋官銀萬兩長蘆鹽八千引往南京易銀買系織造乃以其銀私自買鹽混同裝載用舟六百艘沿途脅賂得銀一萬六千二百兩家人韋慶等所得銀亦幾千兩為瑾內行廠所發下南京三法司會鞠獄上降鎮奉御南京閒任慶等發遼東廣寧衛克軍

太監瑾奏訪金華知府萬福老疾廢事蘇州知府鮑璫同知王𡗗賊貪無厭命福致仕璫𡗗俱為民𡗗仍令查盤御史提問又訪江西左布政馬龍貪濫僉事阮賓輕浮龍為民賓閒任江西勘事印綬監少監

李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趙良還朝賂瑾宣萬兩良二千兩瑾方信綵言乃降宣為奉御良為百戶俱南京閒住仍勒同勘刑部左侍郎張鸞致仕巡撫林俊等三十一員各罰米三百石而罷鎮守太監姚舉還京銀輸內承運庫

戶部侍郎韓福往遼東查屯田過刻奏帶同知劉玉等至錦義諸州屯卒亂守臣大出白金撫諭始定追奪為民充軍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六百七十五人誥勅其健遷所被賜玉帶服色悉入官

弇山堂別集卷九十四

卷之二